

讀兵雜記

上海晨曦書局經售



新學叢書之一

讀 兵 雜 記

杜 滄 白 著

中華正氣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

讀兵雜記

每冊實價國幣

外埠酌加運費

版權

著作者

杜 滄 白

所有

發行人

彭 健 華

發行所

中華正氣出版社

江西贛縣生佛壇前四十八號

印刷所

中華正氣出版社印刷廠

江西贛縣水東鄉十三號

序

我喜歡研究軍事，因為我準備上戰場。

但是，十幾年來，我始終沒有參與戰鬥的機會。我既不能在實際生活中使用我的軍事學，只好退一步在紙上談兵了。

然而我的精神却依然牽望着那實際的戰鬥。我之所以如此，並不是由於好戰，也不是由於喜鬥，而是由於我的時代和環境。

我生在一個動亂的時代，我的四周都是好戰的敵人。這種情形使我不能苟安，不能偷生，逼着我去研

究軍事理論，逼着我去學習戰爭藝術。

但是，我口頭雖然談着戰爭，我心裏却想着和平；我筆下雖然寫着殺人的方法，我心中却懷着救人的熱情。這是一個矛盾，但我相信慧心的讀者是會了解這個矛盾的。

同時我相信，一些高明的讀者，必不以紙上的理論為滿足。他們能用他們的努力創造一個理想的軍隊，並依照新的軍事理論以進行一個新的戰爭麼？作者的希望就在這裏了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沙溪

讀兵雜記 第一輯

一

西洋某軍事學者說，我不給你食物，我只給你瀉藥，清除你的腸胃，這實在是一句發人猛省的話。現在許多軍事家，他們腦子中，實在是學問太多了，理論太多了，原則太多了，公式太多了。這些東西，糾纏在一起，把軍事家天生的聰明都掩蓋了，都攪亂了，再也不能作一個好的用兵者。所以，一個人，如果想作一個好的軍事藝術家，他應當先把這些膠柱鼓瑟的原則，刻舟求劍的公式，齊藤清洗淨，還他一個明淨空靈的頭腦，用以應付那瞬息萬變的軍事實際，我相信要好得多。

二

趙奢的兒子趙括很喜歡談兵。藺相如批評他：「徒讀父書，不知合變」。後來果然在長平打了敗仗，損失了四十幾萬精兵。霍去病並沒有讀過兵書，却打過許多勝仗。漢武帝看他很聰明又

很勇敢，想救他古代兵法。但是霍去病不願意學。他說，臨陣自有辦法應付，何必學古人的兵法呢？宗澤想以陣法發岳飛，岳飛說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。霍岳兩人都很會用兵，但他們的心目中並沒有刻板的公式與原則。這三件故事都可以作我們前一段話的註腳。

三

不守法則是用兵的最好法則。

四

戰爭局勢之不定，如洪水時期之大河，雖熟悉水力學的人也不能十分準確地預斷他的方向，因此：

一、要築一條保險堤；

二、要用冒險的精神去應付他。

第一條就是福煦所謂「安全第一」，也就是孫子說的「先為不可勝」；第二條就是英將魏菲爾說的「一個將軍應該有幾分賭博的精神」，也就是孫子說的「聚三軍之衆，投之於險」。

五

克勞謝維茨說：「血是勝利的代價」。這話當然有道理。不過，當代英國軍事作家哈特上尉（Hart）却說：「不經過戰鬥而能將戰局決定，這才是最好的戰略」。孫子說：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。我是站在孫子與哈特上尉這一方面的。

六

法國的塞克斯元帥（Saxe）說：「除非你覺得有便易可佔，不然便不要交戰」。這就是孫子說的「合於利而動，不合於利而止」。

七

英國胡斯萊爵士（Worsley）說：「當你研究戰爭的時候，你應當少讀，多想，想了又想，想了還要想」。

八

速度與流動性是用兵時最重要的兩個因素。在一七九六年的戰役中，拿破崙常常使用運動及巧妙的側背威脅代替戰鬥而取得勝利。所以拿破崙的兵後來說：「我們的皇帝發明了一個新的作戰方法，他不用我們的槍打仗，却用我們的腿打仗」。

九

福煦說：「應該使用優勢的兵力，在一極短的時間內，走了一條極短的道路，一下子粉碎敵人」。這就是孫子說的「其勢險，其節短」。而哈特上尉却反對這種意見。其實福煦的意見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。就一次戰鬥或一個戰役來說，本來是如此。如果就一個戰爭的全部來說，自然要換一句話了。

一〇

進軍應選擇阻力最小的地方。什麼地方阻力最小呢？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阻力最小，敵人最想不到地方阻力最小。所以搗虛與繞擊為收效最大的軍事行動。關於搗虛，孫子曾說過：「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」；又說：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」。像孫臏擊魏救趙時之「疾走大梁」，或漢高帝乘項羽北略齊地的時候進襲彭城。關於繞擊，孫子曾說過：「故迂其途，後人

發，先人至」；又說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」。像迦太基大將漢尼拔在特拉西曼湖會戰前之沼地行軍；像鄧艾伐蜀時之繞道陰平，又像漢高攻秦時，不走函，却南出宛；西入武關。

一一

拿破崙一生用兵之要訣是快。他確實懂得「兵之情主速」；他真是「動如雷霆」，「其疾如風」；他真正能够「後人發，先人至」，「乘人之所不及」(孫子)。敗在手下的人不一定比他弱，却都比他慢。

一二

拿破崙說：「戰略是一種使用空間和時間的藝術。我看時間比空間更重要。失去的空間還可以收復，失去的時間永不回來」。這幾句話也是快字的註腳。

一三

拿破崙說：「戰事的命運是一瞬間的問題，是一念間的問題。決定的時刻到了，精神的火花燃着了，這時，一隻最小的後備隊就能決定戰局」。他所謂「精神的火花」就是當機立斷的那一

種靈感。對於一個用兵的人，這種靈感是很重要的。

一四

投機取巧，避重就輕，自然是很好的作戰手法。但要先立定脚跟，在我有「不可勝」者，始能使用這種作戰手法。因此有力氣負重的人才能避重就輕，有本領克服困難的人才能避實擊虛。如果自己沒有本錢，却一味的實空實空，掉弄玄虛，沒有不失敗的。

一五

魏菲爾在牛津大學講軍事學的時候，曾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。他說：在古老的時候，英政府向兵工廠購大砲，必須經過一次試驗，試驗的方法是從高塔上將砲身擲落地面；如果經過這次試驗而砲身沒有什麼損傷斷裂，便是好砲，便可收購；不然便退回。

魏菲爾說：一個軍人也須經過這種試驗。

一六

關於以少擊衆，拿破崙曾講過一段很好的話。他說：「總是大軍隊打敗小軍隊」，毛魯問他

：「你在意大利怎麼總是以少勝多呢」？拿破崙說：「當我帶着小軍隊與敵人的大軍相遇時，我就趕快將我的軍隊集中起來，以疾風迅雷的速度猛撲其一翼而擊潰之。這時，敵人的軍隊中必然發生混亂，我就利用這個混亂，攻擊其另一部分，依然是使用全力。這樣，我就把敵人各個擊破，因而得到勝利。還是以人數較多的軍隊擊敗人數較少的軍隊」。

孫子說：「形人而我無形，故我專而敵分。我專爲一，敵分爲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」，和拿破崙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從來以少擊衆者多半是使用這種方法。在中國戰史中，最好的例子是耿弇擊張步之役，其手法與拿破崙是一樣的。

一七

集中，是軍事家們公認的原則。但這集中應該是力量的集中，却不必是人馬的集中。人馬與力量，可以在一個地方，也可以不在一個地方。如孫臏引齊兵「疾走大梁」的時候，軍隊雖然離大梁很遠，而力量早已到了大梁。又如西漢吳楚亂時，周亞夫「以梁委吳」，自己却「引軍東北，壁昌邑」；軍隊雖集中昌邑，而力量却在吳軍的歸路上。如將軍隊分作三路或五路，而力量仍能集中於一點，常能使處在這一點上的敵人不戰而自潰。戰史上不少「分進合擊」的法便是這個道理的使用和說明。

一八

紙上談兵，比較容易。因為其所假定的戰場，其一切情況都是已知的，而且是固定不變的。但在實際的戰場上，許多情況都無法知道，即已知各點也時時變動，所以紙上談兵的行家，到了戰場上，常常鬧出笑話。例如趙奢的兒子趙括雖是「談兵之雄」，但到了長平，立即表現了不中用。馬謖談兵，諸葛亮都很佩服他，到了街亭，便毫無辦法了。法國軍事歷史家儒米尼 Jomini 說：「一個人，在地圖上定計劃，當然是極容易的事，因為他能使雙方的情勢適合於他自己的意思。但在實際戰場上，他的對方如果是一位精明，狡猾而又大膽的軍人，其行動又無法捉摸，我們的戰略家，上就沒有辦法了」。所以，一個好的戰略家應該是一個辯證論者，應該曉得一切都是變的，應該曉得實踐對於理論的重要，應該擺脫刻板的公式及空洞的理論，應該順着戰場的形勢及敵人的意向行動而想出應付的辦法。正如孫子所說：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」，「爲兵之事，在於順詳敵之意」，「兵因敵而制勝」，「兵無常勢，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」。

一九

拿破崙說，最簡單的戰略計劃纔是最好的戰略計劃。不錯。在中國戰史中我可以舉幾個例子

來證明拿破崙的話。例如孫臏救趙，引軍「疾趨大梁」；伊闕之戰，自起「張疑兵以待韓陣」，專軍並銳，以「觸魏之不意」，韓信征魏王豹，「盛兵欲渡臨晉」，而伏兵在夏陽渡河，直走安邑；西漢吳楚反時，周亞夫「以梁委吳」，「引軍東北，壁昌邑」；這些戰略計劃多末簡單，又多末高明。

二〇

拿破崙是一個最敢冒險的人，却又是一個計劃最周密的人。

二一

拿破崙反對老年人作將軍，他說，老年人的勇氣與果斷都不够了。

二二

拿破崙晚年說，一生六十餘戰並沒有給他增加新的知識。他最初指揮的幾次戰爭還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。

二三

拿破崙又說：一個將軍不應該猜想敵人可能如何行動，却要設法使敵人不得不如何行動。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話。善用兵的人應經常地站在主動地位，要敵人來應付他，却不應付敵人。像孫臏直走大梁的時候，龐涓便不得不從邯鄲退兵；羅馬的西庇阿移軍迦太基的時候，尼拔便不得不回師非洲了。

一二四

拿破崙說：在戰爭中，衆人不算什麼，一個人決定一切。這話說得太偏激了。一個能幹的將軍雖然很重要，但廉頗離開了趙國的兵士也就沒有辦法了。

一二五

拿破崙說：於將兵而不於將將。他是一個更能幹的韓信白起，却遠不如劉邦和劉秀。

一二六

拿破崙說：每一個攻擊都要推到盡頭。這就是中國舊小說中所謂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」；也是唐太宗所謂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」。唐太宗於淺水原大戰後，不顧士卒之疲勞，乘勝追擊，直抵

折據，因而擊潰了薛仁果，也是使用同樣的手法。

二七

拿破崙說：應使你的敵人糊塗，使他發生錯誤，使他驚惶失措。春秋末年，伍員曾說過「多方以誤之」一句話，後來唐太宗很贊賞這句話，認為兵法之要義就在這裏。東西兵家所見略同。

二八

拿破崙說：「歐洲有許多很好的將軍，但他們在同一時間內，所看到的東西太多了。至於我，我只看到一件東西，敵人的主力。我總設法打破這個主力，我相信，主力既破之後，其餘一切自然會瓦解」。

這一段話被人看作拿破崙戰法之精義。

但是哈特上尉對這段話有他特異的解釋。他說：「拿破崙的目的是消滅主體，但是他的方法却是從小處下手」。

哈特對拿破崙的解釋是曲解。他兩個各屬於兩種不同的軍人典型。拿破崙與漢尼拔韓信屬於同一典型，而哈特却與法比雅斯李左車相類似。所以，哈特用他的意思來解釋拿破崙是不大妥當。

的。此語，固與此與去其無涉。其意則在謂其不為人所受當

時長城小國丁

在另一個地方，哈特又說，拿破崙的軍隊不是一塊石頭，却是一面網。這話也有些曲解。

其實拿破崙的軍隊並不是一面網，却也不是一塊靜止的石頭。拿破崙的軍隊好像一塊滾動極快的大石，在他的活動場內，好像到處都有石頭，造成了一種「網」的錯覺，其實石頭只有一塊。前面我會說過，速度與流動性是拿破崙用兵之重要因素，可與本段互相發明。

三〇

拿破崙說：一個將軍，如果用別人的眼睛來觀察事物，他絕對不能正確地指揮他的軍隊。這句話說得真好！要親自看，親自聽，親自想，才能親自指揮。

三一

西洋某軍人說：「堅忍是一個將軍之重要品性」。魯登道夫說，「一個將軍，要忍耐許多事情，所以要有一副堅強的神經」。魏菲爾在論將才的文章中說：要打不碎，顛撲不破，喫得各